新學僞經考

新學僞經考卷四

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僞第四

按古學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漢書自馬融伏東閣受讀後六朝隋唐傳業最盛二千年來學者披藝受學即便誦習先入人心積習生常於是無復置疑者古學所以堅牢不可破也余讀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世家怪其絕無獻王得書共王壞壁事與漢書絕殊竊駭此關六藝大典若誠有之史公何得不敘及讀儒林傳又無毛詩周官左傳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詩

古微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反覆證勘乃大悟劉歆之作僞而卒無以解漢書也以爲班固校書本從古學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雜記謂漢書本劉歆作班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謂劉歆續太史公書即作漢書也蓋葛洪去漢不遠猶見漢書舊本乃知漢書實出於歆故皆爲古學之僞說聽其顚倒杜撰無之不可其第一事則僞造河閒得書其王壞壁也後人日讀古文僞經及漢書重規疊矩掩蔽無迹故千載邈邈羣盲同暗室衆口爭

書曰實無見者豈不哀哉重之曰歆造僞經密緻而工寫以古文體隆隆託之河間及魯共兼力造漢書一手掩羣蹤金絲發變怪百代爭訌讎校以太史公質實絕不同奸破覆露靈開日中發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至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

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史記河間獻王世家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二十六年卒漢書本傳同今按

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數二十六年爲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書訖於天漢三年上數至元光五年獻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則太史公遠在河間之後也

太史公自序稱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天下凡有佚書出者史遷莫不見之故自序

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自序又曰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山東諸儒之學蓋皆詳訪而孰講之矣

今考史記河閒獻王世家但云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十九字下即敘卒若如漢書所敘獻王得書等於漢朝史遷好學不應絕不敘至於得周官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尤爲藝林殊功重事何以史遷於獻王世家絕不一敘而揔括六藝作儒林傳徧詳諸經於詩則胥

齊韓於禮則唯有高堂生士禮於春秋則公羊穀
梁未嘗知天下有所謂毛氏詩周官左氏春秋者
何哉若謂河間雖得古文先秦舊書而史遷不獲
見之則史遷少講業齊魯之都毛氏詩左氏春秋
旣立博士山東諸儒從之游者必皆熟聞遷生後
三十餘年親與山東諸儒講業豈有六藝大業不
獲一聞其名者又身爲太史百年之間詩書閒出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毛詩左氏春秋
河間旣立博士彰明顯徹自必集於太史公何以
不獲一見且左氏之書則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漢書司馬遷傳贊敘其作史記所援據之書亦曰據左氏國語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皆爲敘事之書可知左氏之書分國爲體並非編年而爲春秋作傳故儒林傳敘春秋之學有公羊穀梁而無左氏以其紀事而不釋經與春秋絕不干預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爲世家列傳多據左氏其孰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經文釋義史遷博達宜扶微學何昧昧焉誣其爲國語置之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同列而黜之於公羊穀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淺學者一加詳考未有不失笑其紕漏

唄黠者也

歆陰竄易左氏國語爲編年而以爲春秋傳僞爲周官以改禮學又僞毛氏詩以證之以傳記引逸書數十篇易於僞託先爲古文書於是以所僞作書皆號爲古文至易所傳尤彰彰無可下手則爲費氏易以爲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穀之外恐人不信又僞鄒氏夾氏俱爲傳以映帶遺書之多焉既掖校書之權作爲七略肆其竄附矣猶恐無可徵信於是緝爾雅作漢書以一天下之耳目見史記河間獻王世家有好儒學三字以爲藩王

之力能購書也於是將生平偽撰之書一舉而附於河間傳中以證成其眞而陰滅其迹故史遷僅言獻王好儒學歆即云修學好古以其偽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於欺也則云實事求是矣（國朝經學家動引河間之實事求是而不知爲歆設語也）於是首敘金帛之招善書次敘四方道術先祖舊書之多奏三敘其得書之等於漢（蓋漢祕府本無其書必云河間等於漢乃可立也）四敘淮南好書以影射而實其事鄭重重復敘之又敘而後乃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於是直以其偽著之周官毛氏詩左氏春秋爲會立博士而以儒林

傳應之於是證佐分明無可搖動而僞書行豐蔀

數千年人人皆在其蔀中而莫能窺之矣

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

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按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

傳事史遷好學又爲太史天下遺文古事畢集不

應共王得古文經傳而不知其事不見其書正與

獻王傳同皆歆之僞竄者也本傳但云得古文經

傳不著何經藝文志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

數十篇皆古字也則共王與獻王同得尚書禮記然即使獻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數十年則獻王之古文尚書應大行何以山東諸儒未嘗有之俟共王得書後而孔安國乃傳之哉其自相矛盾作偽日勞拙可概見且按以共王本傳二十八年而薨爲元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蠱事將四十年不知安國何以久不獻也其誣妄支離不待辨矣

據藝文志劉歆傳河間獻王傳古文書禮禮記其王與獻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異同豈殘

缺之餘諸本雜出而篇章文字不謀而合豈有此理其爲虛誕即此已可斷然藝文志又言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依劉敞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禮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與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謀而同絕無殊異焚餘之書數本雜出而整齊畫一如是雖欺童蒙其誰信之而欺紿數千年無一人發其覆者亦可異也

新學僞經考卷四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

新學僞經考卷五

漢書儒林傳辨僞第五

歆修六藝略既盡竄僞經徧布其中矣無如僞書突出師授無人將皆疑而莫之信也於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僞造師傳假託名字彌縫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結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謂左氏師授無聞矣案經久遠無不破露今發其覆作僞之勞不足供一哂也獨是毛亨毛萇以無是子虛竊兩廡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於兒戲劉歆有知應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紿耳今

將其僞造源流條辨於左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敎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尼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

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

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

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儒林傳文大概用史遷之舊而稍加增竄一事綴周之禮史記無此語十七篇蓋孔子所作非周禮也歆欲藉以實周官耳二事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史記孔子世家有此語無爲之傳字易辭皆孔子作歆欲改爲文王作上下經孔子作十翼故云爲之傳此微意而暗竄於此者三事六學從此缺矣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辨見前歆既杜撰於此復竄史記中以實之四事六經之序

先詩次書次禮樂以易春秋終之辨見前歆既思易舊說於七略改之今復改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乃及詩所以遂其說也然不敢遽及古文諸僞經亦可見其有畏忌之心或忽略之意謬所謂千虛不如一實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

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𠀤元元光中
徵爲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
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
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寛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寛爲
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寛
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寛至雒陽復從周王
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寛爲梁孝王將軍距吳
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
章句是也寛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

邱賀孫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傳稱田何授雒陽周王孫丁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按周王孫名氏不見於史記而丁寬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至曰易以東矣是寬已盡何之道爲傳道弟子餘子莫及周王孫古義其傳自何邪則寬當知之其非傳自何邪則正如趙賓之小數隱士之異說寬爲何高弟豈有爲所惑而從而受之之理推其特㨿古義二字實欲託於本師以爲其費氏之根柢其他或嘗有傳費氏源流文隱不可見耶藝文志首列易傳周氏二篇楊何王同丁寬皆在其下猶

羣經之皆先序古文經也又有蔡公二篇注云事
周王孫蔡公無名字爵里猶毛公貫公膠東庸生
也何之古義不授諸王同丁寬服光而獨授諸周
王孫猶孔安國之古文不授諸兒寬司馬遷而獨
授諸都尉朝也古五子十八篇古雜八十篇之目
及漢書律曆志所引古五子之文皆所僞造以映
帶古學者其作僞同一術也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
喜梁邱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邱

賀爲少府事多遒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
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
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
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
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師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
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淸名莫如至常山
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

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
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
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
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
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
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
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
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
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

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邱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張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

入廟居郎闇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郎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

眞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甞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按傳深詆孟氏學之矯誣以爲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詐言田生獨傳者又詆京焦爲隱士之說而託之孟氏異於田何近人惠氏棟王氏鳴盛張氏惠言主張漢易者皆詆班固不通用梁邱賀之單辭皆非實錄惠氏並主張趙賓改箕子爲荄滋而又自改爲其子讀爲亥子見周易述其妄不待言番禺陳氏澧又主費氏諸家之辨雖有是非皆未中肯綮也卦氣消息之說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以乾坤二卦附之於六十卦之列分主六日七分其於聖人首乾坤爲天地之義悖謬殊甚然所出甚古西漢緯書及經說皆然蓋陵夷至於戰國儒術既

絀儒者無由自進言仁義則人主憚聞之而禍福吉凶者人主之所畏也故說春秋者附會災異說尚書者附會五行說易者附會陰陽以聳動人主而求售其術自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傳為陰陽消息之學所萌芽及秦皇漢武好神仙禱祠方士並進故史記封禪書稱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

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之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今以漢志考之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此已為京房災異所始矣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公檮生終始十四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雜陰陽三十八篇五行家有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

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刑德七卷蓍龜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書實其所祖本爲陰陽占卜之書諸儒欲以術動時主故附之入易義耳於是大儒若董仲舒亦專以災異說春秋傳閉陰閉陽以求雨開陽閉陰以止雨之術春秋繁露求雨止雨兩篇此

後儒者爭以怪迂之說動人主眭孟言大石立僵柳起漢當傳國雖被誅而宣帝既立事有徵驗子亦爲郎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其族子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京

房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翼奉以五際說詩俱見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蓋以占驗禍福動人主漢時五經家皆然京房應時而起託之於易以行其說其爲京房所自創無疑蓋本五行家災異占驗鍾律消息而作其稱焦延壽者疑亦假託之名也漢人欲行其說無不依託於經如公羊傳之毋以子貴左氏傳之其處者爲劉氏

皆漢儒竄入以重其經猶佛氏之起以咒術治鬼神猛虎毒蛇於是人皆敬畏之而其道以行傳鐙錄所載二十八祖及晉之佛圖澄梁之陸法和皆是今西藏紅教猶其緒餘開國之始神叢狐鳴西漢災變之學亦其類也至於王莽尤尚讖學光武染其餘風以讖立王梁爲司空桓譚鄭興攻讖則譴責楊厚郎顗占驗有應則尊顯無倫史記六國表引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魏相稱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其説

所出源流深遠然仍是讀易別錄之書於聖人之
經無預焉唯與說卦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
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其義同於是爲
孟京學者藉口之祖唯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蓋
者知闕焉論衡正說篇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
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
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所謂逸易隋志以
爲即說卦此楊雄王充所見西漢舊說則說卦必
焦京學者所僞作易緯乾鑿度稽覽圖皆爲其學
者所附會其消息辟卦並同五行家有鍾律消息

則消息二字所本勿遽信爲易義也張衡謂緯書起於哀平間則易緯固在京房後其用京易無足疑也故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益可見爲數術雜占之學孟京俱言卦氣消息辟卦雜氣（李鼎祚周易集解惠棟易漢學所引可見）則孟京二家似出於一然孟氏實有出於田王孫者漢書藝文志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何者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則易家候陰陽災變孟氏傳之焦京或焦京所託今所傳

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是焦循易圖略亦有此說若虞氏自奏稱五世傳孟氏易見三國志本傳注而納甲之說全用參同契自奏言郡吏陳桃夢道士子臣易六爻吞之見三國志本傳注誕妄無稽然益見仲翔得自道士異教之學惠棟張惠言等知辨宋人先天之圖出於道家不知卦氣納甲之圖亦出方士道士之所傳齊楚佩觿皆未得也然源流既遠且西漢博士之說非劉歆所僞別見易漢學辨今不詳

孟易雖言災變然梁邱賀以筮近幸與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諸人正同是賀亦候災變不獨喜有之

賀安能以改師法責喜傳云云者蓋西漢以後施梁邱稍微而孟京最盛歆欲以費氏奪而易之故誣辭巧詆耳觀其下云劉向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不以爲孟氏異於施梁邱氏而僅以爲京氏異於孟氏蓋前主攻孟後主攻京攻京之時並忘其攻孟之言矣矛盾如此豈不哀哉又歆欲代孟京之統故以孔子十翼厭勝之而痛詆災變之非其繼不能遂乃襲取其說而改其面目敷衍支離抑又甚焉是心勞日拙之明效矣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費氏易爲劉歆僞撰辨見前其云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考後漢書儒林傳陳元鄭衆馬融鄭元荀爽皆傳費氏易者今以周易集解考之其說採卦氣消息辟卦世應飛伏鄭氏獨傳爻辰主分野互卦之說援分野之說周官左傳國語有之雜見於漢書天文地理志并移以說易皆歆所創也錢氏大昕曰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受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潛研堂文集荅問得其所自出矣經典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則費氏有說

明矣其所僞作費氏易葢深攻孟京力主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據孔子以折諸家又因繫辭而造之卦互卦之例（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雜竄之於左傳又竄之於史記以易舊說如左傳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若是者數條又凡卦筮須有所指周官左傳國語並言分野故又以分野之說竄入卦筮然則費氏章句周易分野皆歆所作於七略奏上之後故七略無之或歆自匿其章句授之弟子而不著之歟王弼之易亦

出費氏蓋𠐍祖其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之說故埽盡象數獨標卦爻承應之義其說大行以傳此言爲之本故也是至於今猶歆之僞易也然易之經文亡恙以爲脫去無咎悔亡特歆崇古抑今之僞說耳以彖象繫辭說易還孔子之舊義雖出劉歆之說然歆內主張爻辰分野以爲卜筮十翼解經特其假借之言實非歆學也且實光明無弊不必以人廢言於今學埽說卦之僞文於古學刪康成之野象歆矯僞六經之罪於易差可末減乎至十篇之說史記不著孔子世家及說卦

蓋劉歆竄入者序卦雜卦二篇義理薄淺王充隋志以爲後得雜卦師衆也比輔也震動也遘遇也與歆僞爾雅合蓋亦歆所僞造若爾後十翼之說所由出也與高氏易辨見藝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

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古文之僞辨見藝文志其傳授源流亦歆僞託也

史遷所問篇目無一出今文外者今史記所說與

今文無不合者其僞決矣孔安國授之兒寬今文歐陽大小夏侯皆出於寬則皆出於安國何歐陽大小夏侯無一人聞十六篇之書說而都尉朝獨聞之何安國之偏而都尉朝之幸也邪博士同出一師而百餘年無一人說及古文及都尉朝事何其疏也安國傳寬寬傳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猶當宣帝時爲博士論石渠高三傳乃至龔勝則八傳矣見儒林傳又安國再傳爲簡卿三傳爲大夏侯勝五傳乃至孔光見儒林傳孔光傳又安國四傳爲小夏侯建七傳乃至趙玄見儒林傳玄哀帝

時御史大夫孔光爲太師是時名儒光祿大夫則
安國八傳之龔勝也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都尉
朝再傳而至胡常即當哀平之世矣卽云老壽何
相去之遠乎徐敖者則傳毛詩之人王璜者則傳
費氏易之人胡常者又傳左氏之人蓋皆欲私人
也僞撰姓名亦不能多撰慮其洩漏故於古人則
河間魯共孔安國於時人則胡常徐敖王璜並徧
傳古學諸經者但安國之本出於共王不識河間
諸古文經齊魯諸儒何遂無傳耳作僞終有彌縫
不密之時也欲爲國師璜惲貴顯此其昭昭也胡

常徐敖惜不及少待然陳俠蕭秉皆爲王莽講學
大夫蓋傳其學無不貫顯者歆蓋假借莽力以行
其學者也漢世尊經故多僞經之人河內女子之
說卦泰誓逸禮爲之始張霸百兩爲之中劉歆遂
其餘風爲之終而集其大成云霸采左氏傳書序
爲作首尾者實則歆采霸僞書而作書序并竄之
入左氏傳耳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
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史記河間獻王世家儒林傳無毛詩此是鐵案南山可移此文不可動者也歆爲漢書處處稱獻王所以實毛詩周官之事辨見藝文志其云毛公者眞託於無是公者也毛公定樂而毛詩乃不知詩之爲樂章以草蟲入於采蘋采蘩之中又以楚茨甫田爲刺幽王投壺雅歌詩有伐檀白駒而毛公不知惡在其傳詩乎徐敖受尚書於胡常常是成哀間人而爲毛公三傳弟子考之三家之傳皆七八傳乃至王莽世蓋作僞者仍不能妄援廣引也移博士書云博問人間唯有趙國貫公殆即長卿

又以爲傳左氏傳者皆歆杜撰也徐赦䓁歆私人
受歆僞經者後書稱謝曼卿受詩於陳俠此歆所
傳者歟其詳見毛詩僞證若毛公分爲二人有大
有小名亨名長又名萇此則歆之重儓又歆所未
知者
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
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郎邪房鳳咸至大
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
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

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欲以漢初博極羣書者唯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於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喻

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唯禮容篇
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
引用即誣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又曰當
孝文時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貫公當即毛公弟
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
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
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母下
堂則從傅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
罪宋共姬女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
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兩雹對以季氏專

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以大士句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於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薦張禹亦歆附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按歆古文之學其傳授諸人名皆歆僞撰而其發端則自左氏始左氏書藏於祕府人間不易見自非史遷劉向之倫不可得讀也漢世重六經以春秋爲孔子筆削尤尊之於時公羊盛行穀梁亦賴宣帝追衞太子之所好得立於學歆思借以立異

校書時發得左氏國語乃引傳解經見楚元王傳遂爲春秋之一家劉歆校書爲王莽所舉尹咸校數術殆黨附於莽歆者房鳳則王根所薦若王龔則外戚非經師也是四人者其校書鳳龔所校不知何書尹咸校數術其經術不如歆可知歆又挾權寵故房鳳王龔尹咸咸附之也孔光龔勝師丹皆大儒知其僞故不肯助也考孔光號稱依阿而不肯助莽光何牀祖安國祖延年父霸爲孔子傳經之世嫡末胄聞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確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諸古文爲僞經此可爲一鐵案也師

丹劾之公孫祿以爲顛倒五經誠不妄矣歆既以左氏附於尹咸故託所出於尹更始所謂章句者蓋歆所僞託也因僞造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又託賈誼爲傳訓故所云賈公者歆移書所謂傳問民間唯趙國貫公學與此同也所云河間獻王博士則獻王傳所謂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書所謂皆有待徵外內相應也所云貫長卿者即傳毛詩之人也所云微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者猶孔安國尚書遭巫蠱難未及施行蓋實無其事也所云胡常者傳庸生之古文尚書以授傳毛詩之徐

敖者也常又從江博士受穀梁授梁蕭秉君房其果有是人爲歆之所付囑抑爲歆僞託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猶言毛詩本之徐敖護敖皆爲歆私人而已本之劉歆則自不能誣耳歆諸經皆託之於人唯左傳則任之於己以左傳爲歆立僞經之根本故不能託之人也考胡常無論爲眞與否即以此傳質之其弟子蕭秉爲莽講學大夫與尹咸翟方進並受左氏於尹更始則是元成間人與歆同時者也徐敖從之受古文尚書益少後矣胡常於安國古文自都尉朝膠東庸生

本三傳於貫長卿春秋左氏傳自張禹尹更始亦三傳徐敖既後於胡常敖傳毛詩自貫長卿下僅解延年一傳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觀之其作僞之迹故爲錯互如見肺肝矣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學恐亦劉歆所僞爲也傳文敘穀梁氏之學忽插入尹更始房鳳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鳳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堅因而添入者歟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經之說至於百餘萬言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字蔡沉至此其去丁將軍之易說僅舉大誼申公之詩訓猶有闕疑滋蔓支離抑已甚矣楊雄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寔見蓋爲通人所厭久矣歆窺見此恉造作古文篇

而掃除今學杜賈扇其風馬鄭揚其波迄漢晉之間今學盡滅下迨唐宋掃地無餘昔之數百萬言者穿穴於遺文中僅得萬一雖歆僞亂之罪固不容誅亦祿利之徒不知大誼緊其章條穿求崖穴有以貽口實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漢學者譊譊自尊之時豈知百餘年間之亡滅哉今之學者尊聖人之經而不求之經緯天人體察倫物之際而但講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蒼雅叩以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

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篇治學迂滯若是欲不亡滅其可得乎此亦識者所爲遠念也

新學僞經考卷五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　奎梁啓超覆校